

父親見離世的那天，充滿了馨香之氣，  
是清雅的花香，是令人愉悦的果味。  
我想，神是讓我明白，他將所有屬天的，  
成了神所喜悅的祭物，他有滿滿的工價在父那裡。

## 父親去了天父那裡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

202601版權所有

一直不敢提筆寫父親，他已離世快兩年了，而今可以稍加理性地回顧他的離世。

60歲還算壯年，自然並不算什麼喜喪，以至於迷信的親戚們都不願來奔喪。我竟是鬆一口氣，他們所認識的父親，是做官的父親，是會幫家族辦事的父親，但那只是父親在生命中早早褪下的舊殼。他們並不認識真正的他，雖是世態炎涼，如今倒也賺了個清淨。

有時候，我覺得他太過古板，甚至有些固執。他說自己不願麻煩別人，甚

至在離世前，還詳細寫下自己喪禮的流程，並再三囑咐不要讓人家來，通知一下就行，大家在世都很忙碌，天國再見就好。

雖是如此，教會依舊按聖職的禮儀給予他最大的尊重。來自大陸各地一百多位同靈與長執也前來相送。父親若在世，一定到處又都是他忙碌的身影；但如今，他安安穩穩地睡了，不用再操勞了。

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著親人從生病到離世，沒有恐懼，只有不捨。

當在醫院檢查出來時，他的癌症已經擴散，在最後的時光中，他已經瘦得脫了相，雖是靠嗎啡忍受苦痛，卻也幾乎沒有失眠過。每晚聽到他的呼嚕聲，我們都會感謝神在其中的幫助。

我幾乎是看著他的生命力一點點喪失，身體也愈來愈羸弱。在他生病期間，由我負責他的飲食，天天都是固定的餐食。因為厭食反應十分嚴重，能吃的也就那幾樣，如此我還能細細數來：牛雜湯、蔥油炒牛肉、涼拌紫菜、清炒空心菜。在最後的時間裡，他連最愛的食物也吃不下了。

直到最後一刻，我們都仍在期盼出現希西家式的奇蹟，等候那個關於無花果的啟示。

在他第一次患癌時，他曾夢見自己可以再活十年，那一年父親48歲；就在58歲時，他檢查出了癌症晚期。

我們是如此迫切地希望能再讓他有下一個十年，我和母親互相打氣，告訴對方一定要有信心，信心能讓地動山移。況且這樣的神蹟，並非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過，能發生一次，就能發生第二次，為此母親徹夜禱告。

我們在一片生命即將消亡的絕望中尋找任何父親能活下來的跡象，但即便如此，我們各自心裡也做了最終的準備，只是都不願說出口。偶爾父親會說起，自己死後，家裡的大門要打開，這

樣棺材才好出去，他向我們交代鑰匙在哪裡。

這時候，我們會一起大聲「指責」他，告訴他不要說這麼沒信心的話，還問他有沒有看見天使來。他搖搖頭，我們說明顯時候還沒到，還能活。

如今想來，或許是我們沒有信心，沒有信心接受神最後的安排，也沒有盼望存活在心裡。

在死亡這件事上，父親反而顯得比我們要平靜。

其實，他已經在默默交代後事，他長得是那麼粗糙，心思卻是那麼細膩。每當母親說有什麼事需要解決時，他總是說等女兒回來，問問她。母親總是跟我說，妳爸臨死前也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妳特別厲害，什麼都得等妳來解決。

事實上，我知道，我跟他比較好，我倆都有很多突然的「奇思妙想」。兩人大腿一拍，便會相約去做母親會「生氣」的事情。例如偷偷買回來一堆新傢俱，或偷偷在家裡裝一個籃筐。

反而，有時候跟母親會因為意見不同，雙方爭執不下。這時候，他總是在中間做「雙面間諜」，兩邊說好話。他在擔心自己離世後我和母親的關係。我知道，他在做最後的牽線。臨終前，他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，就是希望我能照顧好母親。

我曾禱告自己願意拿十年壽命給父親，他的生命是如此燦爛，如此有意義。他對聖工充滿熱情，時常寫道理講章直至深夜，也時常帶著母親，開上幾個小時的車去探訪。他把那些最軟弱的信徒放在心裡，關心他們的生計、婚姻與信仰。

我常常笑他是個「居委會大媽」，什麼家長里短都要管，他說這才叫牧養，信仰和生活怎麼能分得開呢？他的聖工一直持續到離世前的半年，我常常看到開會的同工圍繞在他的病床旁開會。我想，也因為如此，當他直面死亡的時候，並未有恐懼，就像是在做一件計畫中的事情，為他的聖工畫上一個句號，那也是盼望的終點。

到最後，那個報好資訊的以賽亞先知並沒有到來，我也沒求到日影向後移十度的憑據。他的痰越來越多，而且吐不出來；呼吸也開始越來越困難。我們並不知道這是要走的症狀，只是每晚為了讓痰咳出來，都要折騰到半夜。

我在網上買了兩架呼吸機，以便輪流供氧，還反覆在燙開水中擰乾毛巾，讓熱水汽進入他的肺部，稀釋痰的濃度。這樣的情況並未維持太久，僅僅幾天的時間，我們已經束手無策，他被緊急轉移到醫院裡，拍完X光，醫生便下了「逐客令」。醫學影像顯示，他的肺已經全白，沒有任何縫隙。

醫生一邊把呼吸機的管道插入鼻子裡，維持他的生命，一邊讓我們把他送回家，他們不想給醫院增加死亡率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拚命禱告著，希望最後能有奇蹟發生。我向神許了許多的承諾，希望能夠從祂那裡換些時間。

我跟父親說，等他好了，我們一起做聖工，他用力點了點頭。父親越來越虛弱，說不出話來，只是使勁地想拔掉呼吸機。我問他，是不是想回家，他又點了點頭。我慌了神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我不想他走，但又不想他再受痛苦。

他已經在醫院待了一夜，我們不知道的是，福州的長執們也在外面待了一夜。他們知道時候到了，亦知道我們家在這個時候需要幫助。他們勸說我們當順服神的旨意，讓他回家安歇。

就這樣，一輛救護車帶著他離開了醫院。回到家中，家裡早已聚集了一批禱告的信徒。在唱詩與禱告聲中，他躺在床上，拔了呼吸機，便斷了氣，去他天父那裡了。

回到他的房間，仍不覺得父親已經走了，只是叫一聲爸，已沒有人回應。

在整理房間時，我看到他將我的作品，甚至我所指導的學生發表習作都仔細細地整理起來，放在顯眼的地方，如此，他躺在床上便隨時都能看到。他





也留下了整整一屋的講章、資料與靈修筆記，它們都見證著父親靈修與工作的點點滴滴，這些如今也都成了我們的安慰。

在世時，他曾說沒什麼錢留給我，只有這些筆記資料希望我能夠一代代傳下去。他也曾鼓勵我獻身傳道事業，說他這一生最值得的就是在主裡服事，他的生命是如此飽滿，喜樂總是滿了又溢出來。

我並沒有像見證裡常見的那樣，夢見父親去了天國。不知為何，神反而讓信徒同靈們夢見他在天國裡，但我卻是在停棺的大廳聞見從未在家中出現的馨香之氣。前兩天剛和母親抱怨，家裡的垃圾沒扔乾淨，都是臭味。但父親離世的那天，卻是充滿了馨香之氣，是清雅的花香，是令人愉悦的果味。

我想，神是讓我明白，他將所有獻上，成了神所喜悅的祭物，他有滿滿的工價在父那裡。而另一件奇妙的事，是我和母親共同經歷的，在父親臨死前的七天，他臉上的皮膚開始像蛻皮似的，原本黯淡黝黑乾癟的皮膚，變得如嬰兒般細嫩，且有紅暈。所有來見他最後一面的人都說，他的皮膚從來就沒這麼好過，他平靜地就像睡著了一樣。

「他是有福的，我們好羨慕他。」這是許多同齡人發給我的短信。短信內容都不約而同地大致如此。雖說有些「不符禮俗」，但的確能安慰到我，有什麼是能比進天國更好的結局呢？

父親常說，在世俗上他沒有得到溫暖，他的真誠往往被人看輕，但卻在教會裡得到了回報。因此無論聖工如何困難，他都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工，促膝長談之後，他便不會感到孤獨，並在其中找到一種幸福感。所有在世時的委屈與喜樂，都在死亡那一刻得到稱量，轉換成屬靈的價值。

我想他在神那裡是至寶的，而此時他或許正躺在他父的懷中，看著我寫下這篇文章，誰說這不是一種喜喪呢？

願以此文記念我的父親——林仕豐執事，也以此文感謝那些在困難時刻安慰過我們的人，那些和我父親並肩作戰的同工們。

爸爸，願我們在天國相聚。

